



左氏百川學海

第三十冊

道山清話



滄華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
非喜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以口舌
以文厥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
以百姓愁歎爲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僉議爲生
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傳會其說且言理財
用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
蒙戮不憚開垂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
道之凡數千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
行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
爲施行明日安石登對 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

李常奏豈不悞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
狀笑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
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
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
有甚狐媚厭倒之術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
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
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
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
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
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爲基至今因之不
改何也予嘗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
壺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
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何
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
遂因以爲名閱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媒瀆得其中
者鮮矣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
以代甃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
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

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
安古碑用樂石蠆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
哀况復鑄裁代甄甃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
吁可惜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頡字頡
之後名頡之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
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
夫知未與軍

即除樞
密副使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
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
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

於門縫中間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
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致
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
中使

王陶爲中丞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
語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寢成廢禮
非始於二人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用
背負芒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
巧詐翻覆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
利咎由執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顛錯奎遂罷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卧榻枕邊有一劍公問
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

能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
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刃物自隨吾
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
言奸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
有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 神宗乃
遣一二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
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貢父
常對人言內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
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

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 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

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為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閉閣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獨梁相適厲聲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

此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
國號令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
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
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藝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
邵安簡為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廉得其事迺請
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
者遂著為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為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
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
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即今便
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

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閑說漢唐間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尚美人上曰隨即斥去矣豈容其尚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土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予一日在陝府官次年見一官負與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髯抵掌厲聲之狀欠

又作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至於學傳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坐驚笑後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止欲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其次第好

微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泰陵八年朝野
安靜宣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旣回乃以大觀
文知穎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旣行而左正言
上官均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
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爲諫官范祖禹
俞執中呂希純吳安詩或主誥命或主封駁皆附
會風旨以濟其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
商英連上䟽交攻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
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踰嶺而卒人頗寃之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
得仁字極好

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

偶在座厲聲問曰風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
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
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
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
躬自負僦有一士人盡掎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
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
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
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
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
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

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
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
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
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
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
二公大笑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
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弃灰於道者有誅大不
近人情矣

周重實為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為器物乞行禁止且

欲毀弃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
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
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
壞了鉢兒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
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
蓋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
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
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
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
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

道山
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内見
之彦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
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彦國
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時韓子華為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
為先帝子而弼引為管軍鄭公弔罷子華亦待罪
仍牒閣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密同諫
議以為管軍人無間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
既無根徒搖眾聽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
官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荆南敕
過門下何邾知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誑人至

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爲御史裏行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於是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會緘默乃又援致舊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獨立殿上梁莊肅爲樞副曰宰相豈御史薦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驚愕相視於是貶春州別駕又改英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罷逐

真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時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圍子高聲以手中熟水潑

之從吉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 仁宗既即位
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
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
盃熟水李迪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即
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盃
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渲筆在熟水中也
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
孃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是無此事必
是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
已如此

余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
贈項斯詩云度度見詩詩摠好今觀標格勝於詩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
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
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
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
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
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
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
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
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
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

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僕滕貴者久在少游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嬖珊策杖而至視少游歎曰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門波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一笑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後其兵輒死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至完上疏言不當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

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
為國治之則上行下効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
二帝三王為法今陛下為五伯之所不為者哲宗
讀至此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
新州羈管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大峻而未見其疏
遂有士人偽為之者不樂至完者錄其偽本以進
有商王桀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於人以
邀名其實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
人甚衆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
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
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
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
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
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
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
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
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
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
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

點鐵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
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

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旣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
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
勿服山谷荅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
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
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
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
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
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
自羞倚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
范寥自言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暉肫又作未酉亥
暉肫寥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學人鄉音及效人舉止必痛
抑之且曰不成登對後亦如此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即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問
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
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
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
數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背所著處
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所著衣服

每易以瀚濯並無垢膩履屨雖敝亦皆潔白子弟
書室中皆坐草縛墊子或杌子初無有靠背之物
有一幕客好脩飾邊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嘗
以目視之每遇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
客待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
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予每舉此
以戒吾家子姪

王荆公謝公墩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滿門
陶令株彌岸韓侯藪貢父云不成語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
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

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
之一日有客問公何為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
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問庭堅學佛
有得否公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
學得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
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
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
打這鼓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為京兆辟張先為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
意先字子野能為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
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為之詞其後王夫人謾

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為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三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

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為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為亦不暇為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點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為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為外懼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娼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

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榜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跣盪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是思

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謂至矣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悞觸上幘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幘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日輔臣簾前論事甚久上忽顧一小黃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興俄聞御屏後小鑼鉞之聲交作須臾即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椅子再端

拱而坐直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持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旣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

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
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噉
乃趨趨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鷓尾乞陛下
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
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
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
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
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
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為人竊去如前兩
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
說往往乎見今皆為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

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
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
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
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
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
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菲
薄而彼更以爲羹羹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
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佖方對客
飯於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
羹仍皆麗壘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佖
三子益之昱之查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

所居曰張郎中巷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裕陵之前介甫強辯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乖學僻其實不曉事今與之造化之柄其悞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薨又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八字印

以御寶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嘗親得見焉其家傳
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
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止是作業
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荅一日子方
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將以危之上
大笑而止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為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
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
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
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
里永為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
何處荅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

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
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
禁中夜遣中使賫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
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

上仙

嘗聞祖父言每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
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適以是日
至祠下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
冰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
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人家
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

繖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幸望廟門而入廟之重
門皆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幘頭坐黃屋之
下亦微聞警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
云真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
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
升遐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
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
闕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揚大年與梁周
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

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
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
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
十而卒

今上初登極羣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數聲仆
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門氣已絕

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村學
究教授二三小兒閑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
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爲兩
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
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
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牋所

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
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嘗為大官吾父罷官歸死
于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而李姓然
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
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窻用了會日已暮乃歸旅
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及再往至今為恨也

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曾於高郵道上時正午暑
見臨清流有竹籬茆屋望之極雅潔前有脩竹長
松二道士臨流奕碁於松陰間其一踈髯秀目其
一美少年肌體如玉見公擇來皆欣然與之語
則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積藁秸罌缶之
類觀其寢處穢汙如僕廝然忽問予能飲否予曰

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將臭敗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置案上予疑其仙也乃危坐斂衽滿引不敢辭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飲於破陶器中徐顧予僕曰此人亦得乃與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長嘯而入予愈疑焉既別數里許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歸謀還俗而分其家財耳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

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舊制講讀官坐而講讀別置書策於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講讀官已班立俟上出久之忽有內侍官自御屏後出大聲曰有聖旨今後講筵官起立御案前講讀自是遂爲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爲侍讀以言道之所存請復賜坐有旨下禮官議韓維以謂當賜坐劉攽以謂不可紛爭不已議於上前維曰今有時禁中宣長老說法猶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約束耳維讀聖人書乃亦欲如彼髡無君臣上下乎安石非爲道爲己重耳於是安石之請不行至元祐初程頤復請坐講太皇曰

皇帝幼冲豈可先教改動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
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正邪之歸搜抉幽隱以盡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毋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沒猶玷瑕疵又復不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不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聽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上令大書此表留

禁中章惇由是再貶雷州司戶端叔後坐黨籍終身廢棄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為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於失聲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丈河數處波浪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鬚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

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爲當

趙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閹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閹者曰尋常來相見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閹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元祐五年先公爲契丹賀正使虜主問范純仁今在

朝否先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又問何故教出外先公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令補外養病爾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見闕人先公曰見不住召用舊人先是虜主聞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歸不敢以是載於語錄嘗因便殿奏陳上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著未幾先公捐舍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自言少時嘗為尚書省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為大將軍廟靈應如響

廟有斷碑題額篆漢大將軍王公之碑龕在壁間
堂後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霑及闈者每有一除
拜必先示朕非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
他運既當限只得此來怎柰何朝廷去裏一日社
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東作西幾時定豐至
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政而去初路
公再入劉摯於簾前言王同老所入劄子皆文彥
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
於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時乞立英宗為嗣者文太
師也後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須改
史宣仁既退歎曰劉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摯

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紙背有云音聲
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竚陪親祀之朝勿
以進退之殊云云後學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廢
謀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紹聖五年卒公逮事
四朝七換節鉞爲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
興大名秦州者再兩以太師致仕五判河南出將
入相者五十餘年可謂功德兼美既而黨論興無
所不有矣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
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
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

有人隨其後行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即長歎一聲曰怎柰何無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温公外議說陳外之如何温公曰二相皆

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何温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吕惠卿美才温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

司馬君實與吕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息愈温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

趙先生蔡州人後往來無定蘇子由諸公極愛重之嘗言人將發不惟門戶有旺相視僕史輩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吾嘗觀主人將

與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爲過主人將替僕史輩縱不偷錢便一身疙癆周世宗與本朝藝祖方潛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荅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負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京師慈雲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網經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僧方講說趙謂僧曰

立爾後者何人僧回顧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彌更
修謹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
即往一錢亦不受

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嶺崩聲震數十里西嶽祠
門戶皆震動鐘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
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門即正陽門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
得七十年民間但呼正陽門也

明肅既上賓時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軍國大
事內中商量閣門促百官班賀皇后時蔡齊爲中
丞厲聲叱曰誰命汝來不得追班閣門吏皇懼而
退既而執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歲何必更煩太

后垂簾豈有女后相繼之理議未定御史龐籍奏
言適已將垂簾儀焚了矣敢有異議請取旨斬于
庭左右震慄后自屏後曰此間無固必於是刪去
遺誥中內中與皇太后商量一節當時倉卒中寔
自蔡齊先發之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
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
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
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 定陵凡有問無不
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

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
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
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程頤一日在講筵曰聞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
為泰陵曰聞其有禪學故召來欲一見之頤曰臣
所講者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盡在此矣
不省陛下以何為禪也上不語頤又曰陛下深居
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達上復不語既罷講
頤即移書兩省諫坡謂豈可坐視而不救不惟負
兩宮之委任抑且負先帝之厚恩於是頤稱病在
假太皇夜遣使至頤家密傳旨云皇帝既服不是
說書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參既朝參又明日當講

既講畢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數語上曰風露早寒可共飲蘇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於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願曰人主好佛未有不爲國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數日又因講次願復奏陳曰梁武帝英偉之姿化家爲國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學勤政誠有之終其身無他過止緣好佛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餒死子孫皆爲侯景殺戮俱盡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禪僧已曾說與卿更不施行願曰願陛下取梁武帝紀一看不然臣當撫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侍一從官其父本胥也屢典大藩府其治刻木輩

極嚴少有過舉即黥配親舊有勉之者則曰吾豈
不知但吾爲民父母之官豈可見病民者坐視而
不治也其爲郡所至有聲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
封至宣奉大夫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
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
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之詞人目爲張
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
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爲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
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殂歐陽
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酣衆客或歌或
呼起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當時皆稱爲

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
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曾中未嘗起一
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
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只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
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
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
銅鑲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
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
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

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
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
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見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難得之
頗恨無筆力傳寫嘗愛世宗自改賜江南書有曰
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
險語意雄偉真得帝王大體蓋是嗣王欲削尊稱
求緩師也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
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
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
父庶善其警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

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
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
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
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夤
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
曹矍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
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
成語言錢恐人作僞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
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
陵也好喫棒一日諸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
家多貲雖真贗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寫法

華經褚河南寫閑居賦臨蘭亭云其父得於天上
蓋錫賚之物也諸公愛玩不能去手又有閻立本
粉畫羅漢橫軸上各有贊字畫皆真楷可喜乃唐
時帝王御製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長印御製之
寶兩頭皆尖如橄欖核狀外標首題云應真橫軸
曹問坐客何故爲應真或對曰真卽羅漢也曹曰
好好地團甚謎亟命易去自題云十八大阿羅漢
或言應真橫軸四字亦是名人書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固
謂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臨
淄公旣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
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

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
其家人輩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
有紙大書小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誇將相
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
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
也章聖御篆神仙晏穎四字賜其家

李覲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
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
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
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
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
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

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
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
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
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
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營
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
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
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
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
處幾多鳴榔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
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既而

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選賓筵詆釋
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
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
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
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
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
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
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既是
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
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
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

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
作過亦去失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
承方丈移取會也坐皆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
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
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
亦敬服之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
登切孟堅不必解說彼音奴來切者三足鱉也徐
浩詩法士多環能却在來字韻押乃是僧似鱉爾
予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風雨淒然紙窻竹屋
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

愧一日對貢父舉此貢父云前數句是夜行迷路
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為童兒時其伯氏長善將
諸兒出行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雨落翁婆相
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
故人特遣下聽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為不出
庫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憇
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闐無人聲案
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窻紙云爾非慧
遠我非陶何事窻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

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
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窻字黏於狀前訴于府且
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
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
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
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鞫之堯夫
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
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
得守官處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
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
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張子顏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

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
體瘠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
御脉聖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
一日從壽卿求脉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
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
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
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
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
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旣多疑心
氣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
其心肺爲脾之子旣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
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脉如何壽卿曰再得

春氣脉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鄉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

昭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聞數千百人吹簫聲自空中過久之方寂然

崇寧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遷左揆首令議天下州縣皆建佛刹以崇寧爲額時石豫爲中丞其門人陳確賢士也夜過豫問豫曰中丞豈可坐眎豫曰少待數日看行與不行未幾豫招確謂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納劄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詔州郡仍

置崇寧觀

崇寧二年四月大內火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三百九

人姓名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謂之元祐黨人凡元符三年應詔直言人爲邪等附黨籍於刑部云以禳火災其年罷科舉頒三舍法於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資政知河南府送車塞道凡三日始見絕賓客然後得行禁中給賜之人絡繹於路觀者榮之

明年彗星見其長亘天禁中牕戶洞明與其他處不同連夜詔毀文德殿門石籍宮門方開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
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
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疇老矣
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
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疇書

道山清話終



海岳名言



襄陽米芾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竒巧如龍跳天門虎
卧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
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
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
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
長處總而成之旣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
祖也

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
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

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
令嗣書謂尹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豸相纏
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
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恠難狀由是論之古
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
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
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醜恠真字
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勾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
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勾古法亡矣柳公權

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恠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已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披擊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

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蚕頭鷲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為醜恠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入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
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
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
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
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
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
動之勢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
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
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
脫子敬體之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

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
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
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
司馬係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
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
不俗險不恠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
怒怒生恠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
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

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平曰如排竿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老曰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

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石關蘇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
宮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為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
如柰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學書須得趣他好但為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
工也

海岳以書學博士 召對 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

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
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
字 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海岳名言





丁晉公談錄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 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 太祖 太宗之德業

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

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

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

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
日食盡 眞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
主兩軍和解 眞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
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
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 眞宗召司天丁文泰令筮
之云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
城內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須是野雞若然則
無他必王記上四件皆是眞宗親
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
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
刑院因進呈一官負犯贓罪案 眞宗方讀案遲回

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櫛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爲臣子誠合如何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太宗即位後未數年舊爲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爲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筭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上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 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爲天奴僕宮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嘗見掌

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喪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黥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覩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夫

曰軒裳之家雞豕魚蟹果實蔬茹皆可備矣蓋沽酒市脯不食尔其躬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火掩房一日馮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薨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揔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

錯寬之詔出毛詩哀卹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

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爲三司使
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 真
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
人每日請 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
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
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
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
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
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
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
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
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

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
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
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進者是州縣官真僧道百姓可
於經過本州縣處進 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
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襜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
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
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
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
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
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
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
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

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甚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略無闕誤 真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 真宗聞之甚喜彌加睦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 真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
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 真宗良
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
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
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掌
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
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
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
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
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
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典

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
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
六重也 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
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
保舉之 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
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
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
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爲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
乞立儲貳 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
官與太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二人

俱授屯田員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注文字視之由是睠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贍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爲之不免一生恥其缺行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

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鄣間覘見太祖袂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著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爲相見無宰臣署勅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勅用印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竇家一侍郎儼爲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

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一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 太祖改明德門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亡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泊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

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
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
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
下馬遂爲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
也又儼謂其弟儼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
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
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爲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
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儼尋以抱
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裏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
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
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蔭而至崇顯蓋器識遠大有公輔

之才自爲司戶參軍便置外厨多延食客能知典故
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爲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
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
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
植值三司使給事中侯陟急於富貴於太宗前欲
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爲已買太宗赫怒俾
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滅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
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
商州身體魁梧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
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談
諧大笑如式略不介撓時有善筭者呂公木在土下
宮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尋

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
漸老矣陛下早用之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
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
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
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
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苑賞花宴太宗宣臣僚賦
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爲戶部尚書門下
相上谷猶爲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呂
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
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微旨如
此後表讓李參政沆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在
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
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
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孛戮示衆朕
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孛戮汝
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
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正爲參預趙常
潛覘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
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剉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
嘗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只如 太祖初即位命韓
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
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

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
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徐徐拾
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
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
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
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
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
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
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
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負喫酒盡歡而散趙之
為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
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准聖節

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
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
相府或一日奏 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
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
肯爲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伏於下旣不能
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

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
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
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
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
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

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今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

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
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
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
字 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
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
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
臣是以一向伏罪 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
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
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 太祖尤器遇之
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
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
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

瑋珣琮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阜阜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阜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奸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奸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

與安誠可為鑒誠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官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付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韓王為相尋出鎮襄陽洎太祖晏駕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趙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希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負憂惕遂扣中貴密達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訪果於宮中尋得太宗大喜方悟韓王忠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

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
上辛在太廟宿齋 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
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
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為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
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
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
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
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 太宗怒使令罷相
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 太宗不允乃以
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
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

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
宋以趙自河東來氣酸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
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
西廂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
皆吹不得却令西廂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
次宋亦覺其挫銳泊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
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
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泊席闕
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遊
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國之有
人矣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

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窻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摠走臣乞監去處置須

是活取心肝進呈 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 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魯公騶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嘆羨往往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為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以

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

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士懷具真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翊日乃以繡幘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勅寫官告勅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名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然後選中書上事日於閤門受告勅後始赴上若

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拽一脚候幾員各判案訖正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

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
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
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平祭使去王曰
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平祭簡曰不然此
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
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泊依而遣
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平祭使至由是
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
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
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

丁晉公談錄終





荔枝譜 七篇



莆陽蔡襄述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遼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桃之比世譏其繆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髮髯顏色而甘

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
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
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
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
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
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
多而興化軍最爲竒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
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
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
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稗集旣多因而題目
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瀕巖險之遠而能
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

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殖而又道理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度鐸音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

爲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陳
紫之於色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爲天下第一也凡
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爲中品若夫厚皮
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
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殖最多延馳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
之有至於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
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
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攬之勝無
與爲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
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去聲者水浮陸轉以入

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
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疇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
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飫食
者蓋鮮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唯江家綠爲州
之第一

第四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爲荔枝
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羗疏
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止
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甘噉千顆未嘗爲疾即少
覺熱以蜜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
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六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
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殖大略其花春生款
款然白色其色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間歲生
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雨之際傍
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
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實
盡落其熟未更採摘虫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蝙蝠
蜂蟻爭來蠹食園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
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搖之咎咎然以逼蝙蝠
之屬

第六

紅鹽去聲之法民間以鹽梅醃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蟲去聲脩貢與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乾之以核堅為止畜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聲汗耐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密煎二種慶曆初太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蜜煎剥生荔枝竿去其漿然後蜜煮之予前知福州用曬及半乾者為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枝減常歲十之六七然修貢者皆取於民後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責賂曬煎之法不行矣

第七

陳紫已下十二品有等次
虎皮已下二十品無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窳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
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
也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
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爲江家綠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敢
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綦今爲大理
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
也差小又時有檇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紫亦
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
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
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
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
仕宦

藍家紅泉州爲第一藍氏兄弟圭爲太常博士丞爲
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
亦不失爲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爲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
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日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
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猶存

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

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綠見異

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去聲蒂大而下銳此種體圓與

味皆勝

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

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有一

株每歲貢乾荔枝皆調於民主吏常以牛心為準民

倍直賸之以輸予嘗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

之

硫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枝以色名之也

朱梯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梯出福州

蒲桃荔枝穗生一朵至一二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枝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蚶殼者殼為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枝之變恠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者清泉流漑其味遂爾出興化軍

蜜荔枝純甘如蜜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獮核皆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瓢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枝每朵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

眞珠剖之純瓢圓白如珠荔枝之小者止於此

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

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冢今

在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

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枝多深紅而色淺者爲異謂如傅朱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枝將絕纔熟以晚重於時予嘗七月二十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

荔枝譜



揚州芍藥譜

不鳴

滄葦

病

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王觀撰

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竊勝惟聖人惟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蓋出其下而曾不少加以力不然天地固亦有間而可窮其用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異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竒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恠也然而天地之間事之紛紜出於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見於今歐陽

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肥膩於草木爲
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尚方九月
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然後剝削老硬病腐之
處揉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大約三年或二
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
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太數皆花之病也
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藥之繁盛皆出於培壅剝削
之力花旣萎落亟剪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故
脉理不上行而皆歸於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雜花
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盡取本土貯以
竹席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
至於他州則壅以沙糞雖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

非他州所有者比也亦有踰年即變而不成者此亦
係夫土地之宜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也花品舊傳
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彌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
民間稍稍厚賂以勻其本壠培治事遂過於龍興之
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爲冠絕南北二圃所種幾
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
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月不絕而朱氏
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故
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
藥廳在都廳之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
氏之盛往歲州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
盜去易以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

三十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單葉紅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之人甚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易

上之上

冠羣芳

大旋心冠子也深紅堆葉頂分四五旋其英密蔕廣可及半尺高可及六寸艷色絕妙可冠羣芳因以名之枝條硬葉踈大

賽群芳

小旋心冠子也漸添紅而緊小枝條及綠葉並與大旋心一同凡品中言大葉小葉堆葉者皆花葉也言綠葉者謂枝葉也

寶粧成

髻子也色微紫於上十二大葉中密生曲葉回環裏抱團圓其高八九寸廣半尺餘每一小葉上絡以金線綴以玉珠香欺蘭麝奇不可紀枝條硬而葉平

盡天工

柳浦青心紅冠子也於大葉中小葉密直妖媚出衆儻非造化無能爲也枝硬而綠葉青薄

曉粧新

白纈子也如小旋心狀頂上四向葉端點小殷紅色

每一朵上或三點或四點或五點象衣中之點纈也
綠葉甚柔而厚條硬而絕低

點妝紅

紅纈子也色紅而小並與白纈子同綠葉微似瘦長
上之下

疊香英

紫樓子也廣五寸高盈尺於大葉中細葉二三十重
上文聳大葉如樓閣狀枝條硬而高綠葉踈大而尖
柔

積嬌紅

紅樓子也色淡紅與紫樓子不相異
中之上

醉西施

大軟條冠子也色淡紅惟大葉有類大旋心狀枝條軟細漸以物扶助之綠葉色深厚踈而長以柔

道粧成

黃樓子也大葉中深黃小葉數重又上展淡黃大葉枝條硬而絕黃綠葉踈長而柔與紅紫者異此品非今日之黃樓子也乃黃絲頭中盛則或出四五大葉小類黃樓子蓋本非黃樓子也

掬香瓊

青心玉板冠子也本自茅山來白英團掬堅密平頭枝條硬而綠葉短且光

素妝殘

退紅茅山冠子也初開粉紅即漸退白青心而素淡
稍若大軟條冠子綠葉短厚而硬

試梅裘

白冠子也白纈中無點纈者是也

淺妝勻

粉紅冠子也是紅纈中無點纈者也

中之下

醉嬌紅

深紅楚州冠子也亦若小旋心狀中心緊堆大葉葉
下亦有一重金線枝條高綠葉踈而柔

擬香英

紫寶相冠子也紫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妬嬌紅

紅寶相冠子也紅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縷金囊

金線冠子也稍似細條深紅者於大葉中細葉下抽
金線細細相雜條葉並同深紅冠子者

下之上

怨春紅

硬條冠子也色絕淡甚類金線冠子而堆葉條硬而
綠葉疎平稍若柔

妒鵝黃

黃絲頭也於大葉中一簇細葉雜以金線條高綠葉
疎柔

蘇金香

蘇金藥紫單葉也是髻子開不成者於大葉中生小葉小葉尖蘇一線金色是也

試濃粧

緋多葉也緋葉五七重皆平頭條赤而綠葉硬皆紫色

下之中

宿粧般

紫高多葉也條葉花並類緋多葉而枝葉絕高平頭凡檻中雖多無先後開並齊整也

取次粧

淡紅多葉也色絕淡條葉正類緋多葉亦平頭也

聚香絲

紫絲頭也大葉中一叢紫絲細細是也枝條高綠葉
踈而柔

簇紅絲

紅絲頭也大葉中一簇紅絲細細是也枝葉並同紫
者

下之下

效殼粧

小矮多葉也與紫高多葉一同而枝條低隨燥濕而
出有三頭者雙頭者鞍子者銀絲者俱同根而土地
肥瘠之異者也

會三英

三頭聚一萼而開

合懽芳

雙頭並蒂而開二朶相背也

擬繡鞦

鞍子也兩邊垂下如所乘鞍狀地絕肥而生

銀含稜

銀緣也葉端一稜白色

新收八品

御衣黃

黃色淺而葉踈蘂差深散出於葉間其葉端色又微

碧高廣類黃樓子也此種宜外絕品

黃樓子

盛者五七層間以金線其香尤甚

表黃冠子

宛如髻子間以金線色比鮑黃

峽石黃冠子

如金線冠子其色深如鮑黃

鮑黃冠子

大抵與大旋心同而葉差不旋色類鵝黃

揚花冠子

多葉白心色黃漸拂淺紅至葉端則色深紅間以金線

湖纈

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纈

甬池紅

開須並萼或三頭者大抵花類軟條也

後論

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唐末亂離群
雄據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往蕪沒而不可見
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
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
木飾亭榭以往來遊樂爲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
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
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杜牧盧仝崔涯
章孝標李嶸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
於此或遊於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

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也





硯譜目錄

李後主硯

右軍風字硯

紅絲石

鳳味石

端硯

鸚鵡眼

子石

端溪

活眼死眼

龍尾石

李賀詩

諸州硯

硯賦

銅硯
蚌硯

水精硯

玉硯

碧玉硯

鐵硯

漆硯

竹硯

滌硯

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硯溪

一篋磨穴硯

補百碎硯

後主青石硯

真材本性

謝銅硯筆格啓

石硯賦

硯詩

石虛中傳

硯譜目錄

硯譜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為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揚休以錢二萬得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礮即其理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唐彦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蔡君

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銚者尤發墨歛石多銚惟膩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鳳味石

蘇子瞻云僕好鳳味石少得真者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唯堪作散盆

端硯

蘇公易簡云柳公權論硯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琢石成硯用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鸚鵡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爲硯必中

牢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鸚鵡眼

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鸚鵡眼石紋精美如木有節
今不知者乃以為石病吁可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
後歷悉其下也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黃綠三色
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為希有或布
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為價重輕
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
眼尤可尚以不為墨漬常可睹也或云取石祭以中
牢故老云無之又云石有金線為美正其病也

唐彦

子石

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訛為

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眼為貴眼石病也官司
歲以為貢在它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
而已歐陽

端溪

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
不過三四指一兩呵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
之將軍又次之鄭

活眼死眼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譜言四寶硯為首筆墨兼紙皆
為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唯硯而已譜中載四十
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為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
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硯列於下品特存古物

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爲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
歷爲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石屋後歷七里而所
產迥然不同猶建安產茶北源壑源去沙溪十數里
而優劣差殊而巖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
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鬢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
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
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
勝無眼

龍尾石

歙石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
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
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爾

歐陽永叔

李賀詩

永叔以端溪後出不然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
暗洒養泓冷血痕則謂鸚鵡眼知端石為硯久矣

諸州硯

淄州金雀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
聲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州西坑石發墨過之吉
州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駝基島石上有羅紋
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
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樂石潤膩發墨但無石脉
萬州有懸金崖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腴不
起墨不耐久磨牢山丹石滑澤堅膩古瓦硯出相州
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號州澄泥唐人品

硯以爲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翁作澄泥硯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著呂字青澁州石末硯皆瓦硯也柳公權以爲第一當時未見歛石以爲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查爲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蟬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贈朕拓木銅硯袁彖贈庾翼蟬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即不出光發墨如歛石

玉硯

鎮潼留後李充伯得玉材琢為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為匣

鐵硯

青州熟鐵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滌硯

凡硯須日滌之縱未能亦須日易其水洗宜用小檀

片或紙若久用石色爲墨漬汚即以麩炭磨洗復如
新矣苦寒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

帝鴻氏之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又太公金匱硯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汚白
是知硯其來尚矣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孔子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
孔子平生時物也及顏路所請者車亦存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
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一篋磨穴硯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去辭師曰
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
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
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

補百碎硯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能開端硯百碎者
賣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但莫得其法
後主青石硯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
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
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拽其手振臂就取後主

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真材本性

硯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爲研如以鐵爲鏡耳

謝銅硯筆格啓

庾肩吾謝銅硯筆格啓云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

石硯賦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

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還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尚古徵闕聖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玆於殺青之晨爲用於草玄之日

硯詩

僧貫休硯詩云低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

石虛中傳

文嵩石虛中傳云石虛中字居默器度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封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皆同出處

硯譜

